

## 武汉战“疫”记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两名青海医疗队队员等待出舱时小憩。当日，武昌方舱医院最后一批痊愈病人共49人出舱。

新华社记者费茂华摄

战争有决定意义的，是建设“方舱医院”。

这种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的特殊医院，在关键时刻起到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

面对每天病例以四位数增长的汹涌疫情，最早的应对策略是，采用北京当年抗击“非典”模式，建设“小汤山”式医院。封城的当晚就开始建设，10天建成，建设速度刷新世界纪录。

雷神山医院一共只有2600个床位，仍不能满足需求。迅猛增长的轻症患者或疑似病人求医无门，因怕感染家人有家难回，已经引发悲剧。同时，这些人不能集中收治也会成为疫情扩散的源头。

必须迅速收治那些因床位不够而被挡在医院门外的确诊患者，与家庭与社会隔离，避免造成新的传染源。继续兴建“小汤山”式医院，以最快速度也来不及。

与死神赛跑，分秒必争。

关键时刻，一个关键决策迅速做出：征用一批体育馆、会展中心、培训中心等大空间地方，改造成“方舱医院”和隔离收治场所，将所有轻症病人快速集中起来，给予医疗照顾。

到2月28日，武汉共建16家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3000多张，累计收治患者12000人。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中，每4人就有1人是在方舱医院治疗的。

方舱医院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成为“托起生命的希望之舟”。

方舱医院建设速度快、空间容量大，一个就相当于一个三级医院，甚至更大。“人等床”，终于变成了“床等人”。

有了大容量的方舱医院，轻症患者可以做到应收尽收，实现传染源控制。接下来就是改造扩容定点医院，将大型综合医院扩容为重病医院，收治床位从5000多张增加到23000张，其中重症床位达到9000张。

至此，形成了三级救治体系：即征用酒店作为集中隔离点，隔离密切接触者；方舱医院接收确诊轻症和疑似患者；雷神山、雷神山和同济医院等大型综合医院收治重症患者。密接人员感染确诊，轻症就转到方舱医院，重症就转入“两山”医院和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的患者病情加重就转入重症医院。形成了一整套分级分类收治、轻重转院顺畅的救治体系。

“这是国家在关键时期的关键之举。以往没有采用过，是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的一个重大举措。”赴武汉调研指导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这样评价方舱医院。

作为一种新型病毒，医学界对它的了解仍十分有限，缺乏特效药。如何找到有效治疗方法，克敌制胜？医学工作者和科研人员通力合作，一边不断摸索创新治疗方法，一边加快科研步伐，为治疗提供支持。

国家卫健委组织专家，及时总结临床救治经验，完善诊疗标准，不断修改完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已一共推出了七版。还专门制定两版轻型、普通型管理规范 and 重症、危重症诊疗方案。

在武汉的重点高校与科研机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为抗疫紧急开展科技攻关。此外，建中医药方舱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探索采用治愈患者血浆疗法；通过解剖，了解病理真相等等，都在战“疫”中发挥了科技硬核作用。

在这场阻击战中，为我国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重大灾情疫情，创造了新模式、新经验和新方法，也为世界抗击新冠肺炎提供了有

益借鉴。

## 每天在揪心与感动之间荡秋千

抗击疫情波谲起伏，曲折艰辛。人们的心，也随着战况忽悲忽喜，每天在揪心与感动之间来回、激荡。

病毒大规模进攻，最初武汉却没有试剂盒！大批发烧、双肺感染CT成磨玻璃样影的患者，因没试剂不能及时进行核酸检测确诊，医院不能收治，病人不得不回家隔离，结果造成大量家庭聚集性感染。

那一段时间里，家无完人的案例不断被媒体报道出来。人们揪心到了极点。

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1月22日，武汉市卫健委一份《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让我们知道了问题症结所在。

据《答复》第3条介绍，当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必须送到省疾控中心进行。1月16日之前湖北省没有试剂盒，还需要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这一个流程下来约需要3至5天。

1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将试剂盒下发到湖北省疾控中心后，一套流程下来得2天左右。

1月22日开始，武汉市指定各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发热门诊的对口帮扶医院以及市疾控中心等具备相应防护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相关样本的病源核酸检测工作，共有10家机构（后来又不断增加），每天可检测样本近2000份。同时紧急调运3万人份试剂盒发放到指定检测机构。

试剂盒短缺，检测单位少，没有检测结果阳性不能住院治疗——这一“卡口”，曾让许多人轻症拖成重症，有不少人没有等到检测确诊、缺乏早期治疗就撒手人寰。

检测难的揪心还没有放下来，紧接着，医院一床难求更让人焦急。

大量确诊的轻症病人和疑似病人，都为医院没床位不能集中收治，而是像普通病人一样开点药，要求病人自己回家隔离，这些具有高传染性的患者，有的还要天天去医院打针，有的辗转多家医院企求能找到病床。在他们颠沛流离、辗转奔波时，病毒也随之更广泛扩散。

2月2日清晨，已经多日高烧的市民陆续拖着病体走了1个小时，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次日出来的结果显示“阳性”，但医院爆满，无法收治。70岁的周女士在一周的时间内先后辗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梨园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铁路医院4家医院，都没床位收治。

2月3日，有媒体建了一个网上求助平台，专门征集已经感染需要住院的求助信息，最多的一天接到8千多人求助。

整个城市为缺病床而焦急不安，为患者辗转求医可能导致病毒扩散而担惊受怕。

这种患者与健康人都备受煎熬的日子，到2月中旬终于好转。因为这时更多的方舱医院建成，病床得到缓解，绝大多数病人都集中收治了。

更揪心的，是武汉人在抗疫生死搏斗中付出的生命代价，这是让人永远难以忘却的痛。

截至3月11日，武汉累计确诊新冠肺炎49986人，死亡2430人。实际上，有一些人因为来不及等到核酸检测就离世；还有一些患其他病的人，因为抗疫几乎挤占全部医疗资源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而亡。

湖北电影制片厂联络部主任常凯一家，11天内4人罹难，让无数人震动。

正月初一，常凯的父亲开始发烧，因为没有床位，社区建议他在家隔离观察，结果病情突变，2月3日在家中离世。5天后，同样感染的母亲在武昌医院去世。母亲去世一周后，常凯和他姐姐同一天去世。仅仅11天的时间，一家4口就这样没了。这样的悲剧还不止他这一家。

人们震惊揪心的，还有“白衣战士”的安危。在这场阻击战中，医护人员是先锋，是主力。疫情初期，武汉本地医院防护物资奇缺，大批医护人员因“自杀式冲锋”而感染，很多人付出了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梁武东、李文亮、刘智明、彭银华、夏思思、江学庆、柳帆、周宗德、张抗美、邱飏、吴忠泽、肖俊、阮惠芳、邓林、王兵、林正斌、梅仲明、朱和平……

2月中旬以后，中央决定湖北、武汉换帅，揪心的事也逐步有了转机。

核酸检测能力从每天300人份，提高到两万人份，采样送到反馈结果的时间从之前的2天缩短到4—6小时。

医院建设每天以增加3000张床的速度推进，最终改造和新建86家定点医院，16家方舱医院，床位达到6万多张。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一个三甲医院按1000张床来计算，就意味着，一个月内在武汉要建设完成相当于60家三级医院的病床数，这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工程量。正是这一惊人的建设速度，使一床难求的局面彻底扭转。

为了解决死亡偏高的问题，组建院士巡诊团队，成立联合专家组，7次修订优化救治方案，落实专家会诊、24小时报病危、死亡病例的讨论、重症巡诊等制度，组织插管小分队，推广中医药临床使用……这些措施，使定点医院收治的重症患者，治愈的占比从14%提高到了64%。医护人员也实现了防护轮换。

秋千不会总在揪心、悲伤的那一边。在感动的这一边，扬得更高、更远。

人们不会忘记，在“非典”中一战成名的84岁的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坐在高铁餐车上逆行武汉，20日发出“人传人”警告。其后，他又多次视频连线在武汉的广东救援队，指导他们开展救治工作。

他饱含热泪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让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武汉人倍感温暖，信心倍增。在武汉人心中，有三座守护生命的山：“雷神山、雷神山、钟南山”。

人们不会忘记，2月11日，73岁的李兰娟院士穿戴防护服，进入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ICU，分析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并给出治疗方案。她的防护服上写着“武汉加油”四个大字。这是她带领团队驰援武汉救治重症病人的第10天。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大力推动方舱医院建设，有效缓解了集中收治难。

人们不会忘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硬核”之声：“共产党员上！”人们记得，湖北、武汉换帅之后，防控、问责的力度迅速加大。从17日开始，连续三天的拉网大排查，真正见到了成效，到20日，基本实现了应收尽收；强力推进更加严格的小区封闭管理，超市一律只接受团购，真正减少了人员流动，大大降低了感染的风险。

正是他们的勇敢、智慧、责任、担当，许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让这场战争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灾难激起全社会爱心涌动，每天都上演着爱的故事。

1月24日，封城第二天，武汉医用防护物资全面告急。民营企业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立即行动。15时50分，阎志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启动卓尔海外供应链，成立抗疫捐赠、供应支持行动小组，决定从周边国家采购急需物资，空运回武汉。公司调动了4驾专机，从26日下午开始，320万只医用口罩，30万件防护服，3.2万副护目镜，数十台红外测温仪，陆续通过空运，从6个国家纷纷运回武汉，解决了燃眉之急。

全国各地除派出医疗队支援外，还援助了大量医用和生活物资。许多企业像卓尔控股一样捐款捐物。截至3月1日，武汉市慈善总会共收到社会捐款40.4432亿元；武汉红十字会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15.0852亿元，还接收了大量各类防控急需物资。

普通市民纷纷当上了志愿者，有的组成“护医小队”，用私家车免费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有的到社区帮助防控，统计发烧病人，帮居民送生活物资；有的，给医护做饭送餐。

武大、华科的校友，在海内外想方设法支援母校所在的城市武汉战“疫”。

还有，无数忠实履职、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民警、快递员、环卫工……正是他们的奉献，让这座城市虽然关闭了出城的大门，抗疫和生活物资得到了保障，生命的救治得以有效推进，城市生活稳定有序。

## 疫去春归的日子不会遥远

3月6日，每天观看疫情通报的武汉人，终于看到期待已久的数字变化，每日新增的病例数由最高峰2月13日的3910例，下降至3月6日74例，终于降到了两位数。

连日来，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下降，到11日已降至8人；新增治愈病例，从2月20日起就开始超过新增确诊病例数。

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飞抵武汉，考察湖北和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你们而感动，而赞叹！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温暖人心。

“当前，疫情蔓延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本遏制”“经过艰苦努力，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一鼓作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肆虐的毒魔终于渐渐败下阵来，武汉又要站起来！

不，其实，尽管疫情严重，坚强的武汉从来没有倒下，“不服输”的武汉人一直在站立前行。

武钢炼钢炉的火焰一直在熊熊燃烧，在抗疫期间，一刻也没有停熄。

武钢有限气体公司是武汉本地最大的医用氧生产企业，为全市一半以上的医院供应医用氧气。疫情期间，24小时开足马力不停工，每天供应液态医用氧量是疫情前的4倍。从1月1日至今，已累计共向湖北省118家医院供应气态氧近300万方米。

位于光谷生物城的华大基因公司一直在满负荷运行，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高通量基因测序仪。同时，面积2000平方米的“火眼”病原生物安全实验室已经建成，每天提供检测服务。

在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记者看到，武汉华星光电厂区，生产正在有序进行。作为全球最大的LTPS单体工厂，这里每月产能达5万大片，占据全球产能的20%。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松介绍，半导体生产设备要求不能轻易停机，公司14000多名员工中有7000人因封城和值班留在了武汉，公司就把大家组织起来全力生产，生产线从前年开始一直近乎满负荷生产至今。

数公里之外，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国家存储器基地）也一直没有停产。厂区内，信号灯闪烁，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平稳运行，不时有技术人员巡视。“目前，除研发略有延迟外，企业基本保持计划进度。”新芯公司董事长杨道虹说。

在距离湖北省中医院不足400米的地方，有一家Wakanda轻咖咖啡店，不少医护人员是咖啡店的常客。临近春节时，咖啡店就停业了。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后，店主田亚珍想到，医护人员压力大，有咖啡需求。她发微信征集伙伴回店开业，为医护人员送咖啡。7名咖啡师全部回店，连一名去成都旅游的咖啡师也辗转跋涉200公里回店。

1月26日至2月14日，他们累计为一线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了7850杯咖啡。

放眼武汉，在抗疫的战场之外，其实还有保经济、保生活两个“战场”，那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歇。勇士们做好严密防护后，也在与时间赛跑，使这场伤痛不致伤及这座城市的筋骨，使城市生活重启不至于太过艰难。

武汉的大中小学已于2月10日在网上开学了。“停校不停教，停课不停学”，200多万大中小学生在开启了居家网上学习模式。在安静的居民小区，凝神细听，时不时从窗户中飘出童音清脆的读书声和悠扬的琴声。

“武汉大学的花儿已开了！”

被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朋友，给记者发来信息，还附有怒放的樱花照，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的如雪。

上网一播，有网友已将娇艳的花朵晒到网上，广为传扬，给还呆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武汉人，带来春的气息。

冬天正在悄然离去，春天加快脚步走来。武大樱花盛开的日子指日可待了，杨奕护师所在的方舱医院也于3月8日送走最后一批患者后休舱了。

武汉，疫去春归，重启正常生活模式已不再遥远。

## 举国筑起守护生命的“白衣长城”

邪恶的病毒仿佛要报复对它的围困，快速在城内外人际间传播，恣意地摧残着生命。

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战斗在每个医院、每个社区、每个家庭打响。

这个病毒来源何处？具有怎样的传播规律？什么样的药物可以消灭它？这一系列与疾病防控和救治密切相关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答案。

然而，有一点却有共识：这个与SARS有“亲戚”关系的病毒，非常“狡猾”，染上它，有时没有任何症状；有时没有任何感觉，肺却已经变白了；有时病人前一刻还看似病情稳定，瞬间“炎症风暴”暴发，生命已无法挽回。医生们都将它称为“流氓病毒”。

这是一场遭遇战。敌人已发起了总攻，我们对它还不了解，还没有准备好充足的弹药、研究出成熟的克敌制胜武器。

武汉是我国中部的中心城市，有三甲医院30多所，医疗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可是，面对凶猛的疫情，靠武汉自身的医疗资源，打不赢这场保卫战。

幸运的是，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背后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继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再一次告诉世界什么叫“守望相助”。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场战“疫”。中央派出指导组坐镇武汉。在中央部署下，封城第二天，一场全国支援武汉的大行动，就在万家团圆的除夕夜展开。

子弟兵来了！除夕深夜，几架军机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从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调的3支医疗队共450人抵达武汉，迅速分赴金银潭医院等3家定点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马不停蹄，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到2月28日，累计有314支医疗队，35520人援助武汉，其中，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循环内科和麻醉科等专业人员就达到15000多人。221支医疗队、27134人援助定点医院，93支医疗队8683人援助方舱医院。至3月8日，累计有346支医疗队、4.26万人支援湖北、医疗援助队承建接管医院科室，包管病房。

钟南山、李兰娟、王辰、黄路琦、张伯礼、陈巍、乔杰、仝小林等10位业内著名的院士，以及他们的团队齐聚武汉。号称中国医学界“四大天团”的北京协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精锐武汉会师。

援汉医疗队同时承担起物资保障的任务，呼吸机、人工膜肺、医用防护服等医疗设备和用品，源源不断支援武汉，保证了医疗队第一时间就能够争分夺秒救治病人。

到3月5日，累计支援武汉和湖北医用防护服460多万件，N95口罩900多万只，医用外科口罩6000多万只。

2月10日，中央安排由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武汉以外的湖北16个州市，实行包科室包医院的方式接管。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举全国之力，打响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这样强大的动员能力、调配能力，全世界绝无仅有。

这场战争，从开始混乱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序有力的“阵地战”，举国筑起守护生命的“白衣长城”。

## “托起生命的希望之舟”

在这场战“疫”中，最具有创新性和对打赢这